

五言诗的诗意审美也好,人大报告的严谨公文也罢,持守单向或者综合的立场恐怕都会遇到难以厘清的头绪——

“五言诗报告”,褒贬声中被误读了的诉求



本报记者 欧阳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2月6日,在盐湖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所作常委会报告继2014年第四次会议之后,再次采用了“五言诗”格式。此消息一经报道,很快成为媒体聚焦的一个热点,褒贬之声交错起伏。

赞誉支持者认为,洋洋洒洒6000言一韵到底,文风清新,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耳目一新。有点评盛赞“五言诗报告”独树一帜,首开了文风创新的先河,是一种创新和突破。批评贬损者同样不吝盖文辞:所谓“五言诗”实则是权力任性,如此文采卖弄,不伦不类,咬文嚼字人士则坚称“报告的文字必须具有明白无误的确定性”,并列举报告中的“五言诗”假大空凸显。更有远虑之士相信,把工夫花在韵脚上是浪费,也属奢靡之风,岂能推崇。

毁誉两端似乎都是在自说自话,一个只看见貌似“五言诗”的表述形式,对承载内容的重要性,一副完全忘却了的样子。而在另一端,金玉锦衣熟视无睹,挖坑刨地纠缠于符号后面的内容讲述,求真务实地振振有词,如此这般让围观客、过路人理不出头绪,霎时间堕入眼花撩乱的边缘。

是耶?非耶?五言诗的诗意审美也好,人大报告的严谨公文也罢,持守单向或者综合的立场恐怕都会遇到难以厘清的头绪。抽身具体的事件,站远一点审视,也许可以看清楚一些,这更像是一个文化层面的诉求,只是我们误读了。

诗词,抒情与流变

采访时,一位法学院教授认为“五言诗报告”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也许报告人觉得五言诗比较好理解吧,是否真的如此先放置一边,很明确的是五言诗前身——《诗经》和汉乐府诗都是民谣,不明确的是,歌词是否能再现琐碎繁杂的生活呢?慎重的诗词研究者未必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抒情从中国诗歌初始就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长于抒情的四言体式《诗经》不宜于叙事描写。诗言志是《毛诗序》的说法,“吟咏性情”出自《沧浪诗话》,王国维的意境更像是客观描述后面的灵修感悟。富有叙事诗文化

背景的洋人别林斯基也主张诗歌既是音响又是图画。其意有点像意境说法,现象、意喻能说却不能清晰表达,可以感悟,却不能使之像严谨的公理一样呈现出来。

回到故土,《楚辞》和汉乐府诗杂言体形式的出现解放了程式化的四言诗,详于叙事的两汉乐府诗促成了叙事现实化。据说现存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是叙事性的,《孔雀东南飞》是其中的典型,既有丰富描绘,也有情节展开,甚至还有跌宕的矛盾冲突。自由灵活的杂言体诗开辟了一条路,根据内容需要作者似乎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照此走下去,汉语言文化一定会出现《格萨尔王》那样宏大而又细致的诗史。

遗憾的是诗歌转向了,之后的行程中,文人加入并影响了五言诗发展,末了孕育出艺术性日臻完美、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脱离民谣的五言诗有严格的形式标准,到了唐宋,七言律诗和词牌规范工整有加,这在形式上阻隔了细琐的叙事涂鸦,在表现上,古诗词专家叶嘉莹教授说,“就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言,自平直地摹写现实,到错综地表现现象,由诉诸理性的知解,到唤醒感性的触发,原该是一种演进的必然趋势。”政府工作报告当然不能够是意象的。

晚近,迎来了真正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白话诗,只是口语化的泛滥没有成就叙事诗的重生,相反,人们对诗寄予了更多的要求。与法学人士不同,文学大家谢冕几年前在叹息海子之后,表露出反对诗歌平民化的立场:“诗是贵族的。”最市民化的白话诗尚且梦想如斯,又如何让制式化的五言诗去承载最世俗的诉说呢?

假如谁以为可以的话,必定是已经误读了诗歌。“诗歌是做梦的事业”(谢冕),“五言诗报告”不是。

公文,变革与规范

“五言体”之所以掀起波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颖的报告形式,表层上的言简意赅是支持者点赞的主要理由。“工作报告”长期以来的固有体征,使人们对风行的八股体产生了厌烦心理,变革文风于是成了普遍的诉求。报告人李治本人也坦言:“‘走转改’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但怎么改?谁来改?能不能把人大报告的文风也改改?”

不过,即便是文风之变也并非简单的外在形式变化。

记者电询了几位工作报告撰写、主持人,他们近乎一致地持有难以苟同的态度,但却都表示“无话可说”。在记者承诺不透露身份的前提下,某沿海计划单列市办公室有过多年报告主持经历的一位工作人员坦言:“报告根本看不下去”,这与网络上“朗朗上口”的说法

全然相反。“人大报告虽然和政府报告有很大不同,但仍然是具体而实在的工作,不考虑数字对比,涉及一些重要工作、重大事件以及提案的具体内容,必须要有准确的表述,尤其是人大报告一经审阅就有地方规制的法律意义,这是人民代表行使代表职权最重要的依据,所以文字必须具有明白无误的确定性。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太过儿戏。再说人大工作与政府工作比较,本身就是虚多实少,您再语焉不详地来些文字,那真是太严肃了。”

这与虚拟网络中一些网友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网友表示“耳目一新的报告模式很大程度上更能吸引人,该表达的内容都说得很明白,比以往长篇累牍实际多了。”然而这位工作人员并不同意网民的观点,“你觉得这些人会耐心读完报告全文吗?都是些形式上的随性感觉,不能当真的。不过通观报告也有可取之处,因循惯例的开篇和结尾这些



经典中找答案

形式化的东西,比如说‘帽子’去掉或者简化了,就是不错的尝试。”他说。

从两端相异的报告点评中可以发现,网民的随性感觉和“帽子”去掉的职务说法无不指向公文程式化的弊端,只是公文的变革与规范需要内容与形式的兼顾,我们更应该从文化素养的综合蕴涵上来考量,强调内容排斥形式变化固不可取,只注重体裁的思路同样是曲解,试想,把人代会开成朗诵会总是有些不妥吧。

刻意的五言诉求和八股在形式上有区别吗?

态度,娱乐与淡漠

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习惯了标新立异,创新,批评都难免过头,很生动的现实就是无厘头的娱乐精神。人大报告的严肃性就让一些

人觉得“五言诗报告”有些无厘头,态度中肯者也认为该报告矫枉过正,所谓的良好反响或许反衬了代表们对自身权利的淡漠。

“很难理解‘效果非常好’的评价。”仔细阅读了“五言诗报告”全文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金东辉说。“先不说抒情写意的诗会不会影响内容的表述,所谓的五言诗您觉得有诗词的韵味吗?我倒觉得难脱假大空之嫌。”的确,“聚合正能量,策马再加鞭,民众在想啥,心中应有盘。经济发展了,思想不能乱。百善孝为首,自古都在谈……”是有点云遮雾绕。

应该相信创新者绝不会致力于假大空行为,但从诗词本身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娱乐和淡漠可以说是显而易见。诗词不仅是韵律上的听觉快感,还需有极致的语言雕琢,人们在诗中呈现的画面和意向表达后面,可以得到难以言说的心绪感悟,诗意是隐含在文字

行者

久远的记忆往往会变得模糊起来,甚至遗忘干净。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借助某些承载物,又会突然变得清晰起来,重新恢复记忆。

那是去年在巴黎,入住一家距离凯旋门一箭之遥的百年老店,看门面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及至进入房间,打开窗门,那熟悉的凹形合扇,上下连通的插销,狭窄却不失韵味的露台,让我一下子就想起小时候的家。那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了,天津旧法租界的一栋法式建筑,我家的房子,门窗,乃至插销,与巴黎这家酒店几乎一模一样,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少年时代……

巴黎的老房子依旧,样式、格局、装饰都保留了“原生态”,但内部设施却改造得完全现代化了,住在里面绝无任何不方便的感觉。天津呢?我家老房子命运如何?回国后,我专门跑到天津去寻找自己儿时的印记。

离开天津20多年了,我特意借了一辆自行车,凭着记忆中的标志物,穿行在已经变得面目皆非的街巷中。找到了!那栋法式楼房居然还在,但却破败不堪,似乎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修葺过的痕迹,看上去已经摇摇欲坠。里面住家几何,保留什么,不用看也可以看见。我想,如果不是它远离闹市,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了。匆匆拍了几张照片,我又回到了繁华但却无趣的现实。

不该抹去的城市记忆

天津这些年变化很大,大到我这个曾经在那里住过20多年的“老天津卫”几乎找不到路的程度。变化是好事,说明社会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变化不应该抹去一座城市的历史印记,文化积淀,和特有的地方韵味。如果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同一个模式,还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天津还保留了“五大道”、海河两岸的“意大利风情区”以及“金融街”,那是在旧英租界、意租界的基础上修缮而成的。但若追根溯源,如果“五大道”当初不被诸多机关占据,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住宅,旧意租界当初没有许多公共设施,它们还能保存至今并且相对完好吗?很难说。

我又想到了巴黎,想到了圣彼得堡,想到了许多不知名的欧美小镇……在那里,老建筑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允许随意拆除、改建,特别是外观,那是历史风貌,刻着几代人的印记。当然,经过批准,内部可以改造,以适应现代生活。例如,您在欧美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里,可以看到非规格的、大小不一的电梯,那都是根据原有建筑的有限空间特别设计安装的。为了不破坏原有格局、风貌,巴黎的所有新建筑,包括最现代化,最豪华,超前的建筑,都不在老城区,巴黎之外还有一个“新巴黎”。

话题回到北京。我在北京生活的岁月超过天津,半个世纪以来,北京的变化可谓全国所有城市之最,但同时,老北京韵味的流失恐怕也是全国之最——我指的不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之类,而是那蕴藏、浸透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风气、风情、风俗……因为,承载它们的城墙没了,城楼没了,胡同少了,四合院与百姓无关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是那“修复”的前门大街、永定门楼,也缺失了历史的文化之魂了。

留住人们的记忆,就是留住民族文化历史,留住我们的根。记忆需要承载,请先留住历史建筑,哪怕只是几座老房子。

或曰:许多老建筑年代久远,已经破败,没有保存价值了。试问:同样的房子,甚至可能更老,为什么在欧美就很好呢?何况,他们的历史远不如我们古老。我们有什么理由抹去历史的记忆?

中建三局员工故事集《筑梦履痕》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彭中强 记者张昀)近日,在中建三局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建三局员工故事集《筑梦履痕》正式发行。

此丛书采用故事集、回忆录、画册、企业志、报告文学等多种体制,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中建三局的成长历程与争先文化的演进历史。故事集《筑梦履痕》是从全局广大员工500多篇投稿中,精选88篇发生在员工身边的真实故事,以“争先文化”为线,反映三局的历史起源、管理变革和施工生产。全书分“岁月如歌”“征途如虹”“青春如火”“大爱如潮”4个篇章,计15万字。

首届长白山国际雪雕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彭冰)经过3天激烈角逐,首届长白山国际雪雕大赛于2月6日落下帷幕。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各国选手们用手中雪铲精细雕刻,创作出了一件件惟妙惟肖、意蕴深远、具备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雪雕精品,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道道冰雪文化盛宴。

经过严格评定,立陶宛选手的《雪之梦》夺得冠军,中国选手的《东北一家人》获得二等奖,韩国选手的《瓜田里的小屋》和加拿大选手的《魔力就在你眼中》获得三等奖。荷兰选手的《温柔的觉醒》被评为最佳创意奖,中国选手的作品《驭手》被评为最佳技巧奖。

异国的年

四 汉

2014年2月7日,《青岛早报》副刊发表了诗友邵竹君老师写给我的一篇散文《四汉的年》,其中有几句是:可以断定,今年春运的任何一辆车、一架航班、一条道路上都不会有四汉的身影,他终于不再成为春运的“负担”了。是的,我确实没有成为春运的“负担”,因为我来到了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从事中医推拿工作。我的春节不得不在国外度过。

过年放了五天假。老板帮我们六个中国同事在棉兰市中心一家饭店预订了年夜饭:一只烤鸭,一盘大虾,一盘梅菜扣肉,一盘凉面,一条鲤鱼,然后是自助火锅及啤酒饮料。刚开始,我觉得这样的年夜饭算不上丰盛,比起中国摆一大桌子满满的场面差多了。但是等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华侨们带着自己家人来吃年夜饭,桌面上的饭菜与我们也完全一样。原来这里的年夜饭,不是说哪个人多有钱,就一定比别人吃得多么昂贵奢侈。他们平时吃饭也是讲究少而精,提倡勤俭节约不浪费一粒粮食,吃完了不饱可以再要。另外他们平时吃饭基本不喝酒,所谓吃饭是单纯的吃饭吃菜。记得在国内到饭店吃饭,大多要喝酒喝得东倒西歪,才叫吃得高兴。

我们要了几瓶啤酒。平时很少喝,总觉得过年了还是应该喝一杯意思意思。相比我初来乍到,其他四个中国同事在这里已经打工三年了。连续三年的年夜饭都不能与家人一起吃,背井离乡在遥远异国的思念之情,绝对与国内感受不一样。即便我初来此地,也觉得离家越远越想家,特别是自己到了中年,越来越觉得世间唯有亲情最重要。几杯啤酒下肚,其中一个女同事的眼圈就有些红了。她40多岁了,已离婚多年,自己带着女儿生活很不容易。见状大家赶紧劝导说:“要高兴起来才行,趁着过年,这里的华侨都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雅加达、澳大利亚、美国等回来了,来做推拿的客人要比平常多不少,大家一起努力多做客人多赚

钱。”说到钱,我们在这里的工资是发印尼币。过年时,正是全球新兴国家的金融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影响,贬值非常严重,无形中我们的工资也跟着大幅度缩水。所以在印尼打工,实际收入受这方面的影响很大。老同事们已有经验,看到汇率不稳定时,都把工资先放起来,等汇率变化到合适的阶段才去兑换人民币。

吃年夜饭当中,只有我们一桌人在喝着啤酒,说标准普通话,但口音还是明显夹杂着山东、湖南、重庆三地味道,引得旁边不少华侨注意。大概一听我们说话就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印尼华侨到现在的80后90后一代,受到以前印尼政策影响的一些因素,许多已经不会说汉语。不过印尼政府现在也注意到,并认可大量华侨们的勤恳智慧,为印尼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允许他们自由讲汉语并开办汉语语言学校了。

吃完年夜饭走出饭店门口,我们看见了旁边锣鼓喧天的舞狮大会,而且舞狮者都是印尼本土人。他们穿着红色衣服,舞着红色狮子,时而把狮子头抬得很高,时而把狮子头降得很低,时而连翻两个筋斗威风凛凛,时而翘着屁股,夹着尾巴,好像在饮水。又突然地狮子大开口,仿佛向围观的人群张开血盆大嘴。他们甚至还在桌面与椅子上舞出一些高难度动作,舞蹈的非常娴熟活泛,锣鼓的节奏感也非常强。狮子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认为它能驱邪镇妖,佑佑平安。华侨们早已排队等候,把准备好的红包放进狮子大口。这令我不禁感叹,印尼的年在其他方面比不上中国的年味浓厚,但保留的这一舞狮传统,却令国内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为之逊色。从我与推拿的华侨客人交谈中,也发现印尼华侨们在书法、国画、古代诗词等都获得过不少国际奖项。

晚上回到自己宿舍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满脑子都旋转着父母、老婆、女儿的面容,只好起来玩玩手机,听听音乐。突然想起腊月,给一个广东老华侨做推拿时攀谈闲聊广东的年份。谈到他在印尼生活了50多年,依然记得自己在广东乡下的亲人与伙伴儿,记得每一条小路,每一块田地。他心中始终有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是的,50年了这里的春节还是不能杀宰牛羊,不能熏制腊肉,不能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我还是听着手机音乐《欢乐中国年》朦朦胧胧入睡了,只是在睡梦中竟然又朦朦胧胧念叨孟浩然(除夜有怀)。最后两句: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人在他乡



不是困难重重,所以就心生畏惧,而是心生畏惧,所以才困难重重。

赵春青 画

许乃见

秋天,一颗成熟的草籽,想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它带着对母体的留恋,带着对未来美好的希望,踏上了自己的征程。

当秋风吹向大地时,草籽来到了平原,这里是所有的同伴都梦寐以求的天堂,它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但好景不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不速之客改变了它的命运。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一只鸟飞来觅食,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它。于是它成了鸟的腹中物。从此,没有了天日,它感觉整个生命都像要停止了。它懂得了它懂得了如何进行光合作用让自己不再清醒。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暖暖的风吹来,它慢慢地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这是哪儿啊?它开始打量着周边的一切。眼前是云雾环绕的群山,风景秀奇优美,奇怪的是自己怎么比那些山峰还要高些?低头一看,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原来自己站在一个不知几百米还是几千米的向前延伸着的岩缝中,身边只有三颗小草。它开始慢慢地回忆,记起了自己曾经躺在肥沃的平原上,还有那只鸟。

夜里,风不断地吹来,它瘦小的身躯在不断摇动,感觉好像要随时就会飘向崖底,摔地粉身碎骨。它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于是它放下自己曾处在平时内心生出的高傲,开始虚心

不屈的灵魂

向身边的小草求教生存的法则。生存下去的渴望,让它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学习,终于,它慢慢学会了把根伸向岩缝的底端去寻找水源,学会了用根护住那很少的却是滋养生命必需的土壤,学会了在晚上用叶子接露水,然后把水汇集到根边,学会了如何利用根和土壤储存水分,如何躲避毒辣的阳光,让水分少蒸发,它甚至在自己叶落后,都把叶子落在自己根的周围,以利于化成泥土,增加养分,更主要的是它懂得了如何进行光合作用让自己快速成长——它终于在峭壁上活了下来。

闲暇时它想,要是自己还在那个肥沃的平原没有来到这里,它现在应该是非常安逸、非常舒适的,也应该是被幸福包围的,它可以无需奋斗就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想想那是多么美好啊!那边会是如何的状况,它不得而知,只能想象。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它在不断地成长。经历了无数次狂风暴雨的洗礼,经过了数次干旱饥渴的煎熬,它历练了自己成材的道路,学会了

生存和自我保护。有一种成长的喜悦,也有一种由于长期营养的不足和恶劣气候环境的抗争而形成的身体弯曲和瘦小的感慨,但总算自己还算美丽。它发现自己的躯干自然弯曲侧移,经过风蚀、雨淋、霜打、冰冻,早已表皮皴裂,叶由于营养不足,全部集中到顶端,且小、尖而细。

不知过了多少年,这里的山林被开发成旅游区,据说是主峰山崖的峭壁中间长着一棵奇特的树,非常美丽。人们都猜测着这棵树是如何在那么高的峭壁上凌空悬立的,它是靠什么生存下来的?于是游人如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游人前来观赏,赞叹这棵树是一个奇迹,谈论着其他地方的虽然也有生长在峭壁上的树,但不如这一棵有一种历经磨难而傲视群峰的沧桑美感。于是它才知道自己不是草,而是一棵树。原来,在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树木和它有着同样的经历。

它突然明白,只要有一颗不屈的灵魂,只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哪里都能成材,在哪里都能成为一道风景。